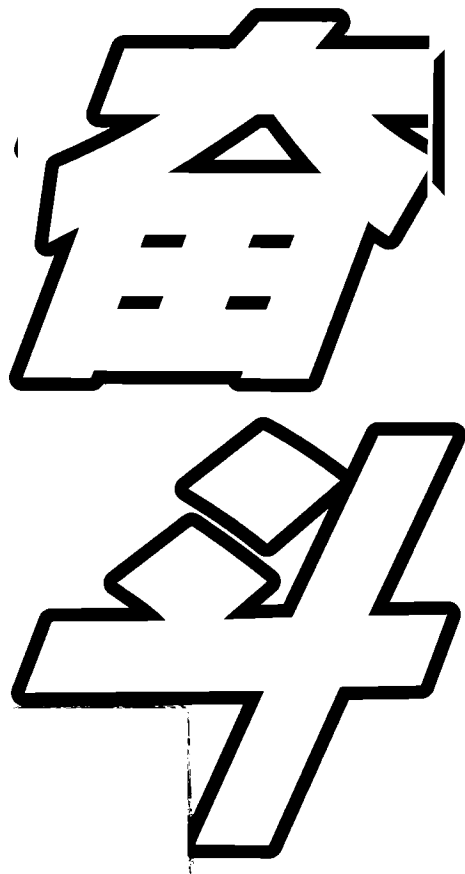


奋斗

STRUGGLE

石康
◎著





STRUGGLE

石康

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奋斗/石康著.-2版,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-7-80742-578-6

I.奋… II.石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40094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6
书 名 奋斗
作 者 石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厂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工业区一号楼101号 电话 69590350
开 本 16开
印 张 39
字 数 998千字
版 次 2009年3月第2版
印 次 2009年3月第8次印刷
印 数 335001-360000
定 价 58.00 元
ISBN 978-7-80742-578-6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

出版此书前，在半梦半醒间，接到编辑打来电话，说要写一个序。我下了床，枯坐电脑前，发愣两小时，喝了三大杯茶，抽掉半盒烟，竟不知写些什么。

怎么也得写上几笔吧。

为何出版这本书？为了挣钱还房贷？为了纠正电视剧里的台词错误？为了把一些剪掉的场景复原？为了一些想看书的读者？为了练习使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技艺？为了……好了，其实我也弄不清。

2000年左右，我对文学树立信心，决定在家学习知识，钻研写作技艺。五年后，走出书房，受到打击——世道已变，商业化已渗透到国内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，作家的写作守则已改为“只写多数读者愿意读的东西”，至于作家的严肃创作，市价就更低了，这一局面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扭转。我们的社会运作很成功，而人民也很成功，人人都那么坚强，脸上带着笑意迎接新的一天，新的希望。每一觉睡去，只为忘却烦恼，第二天醒来，心中充满一片阳光。

一直以来，在网上，我只看到得意洋洋的自我肯定，与不负责任的恶意谩骂相映成趣。人人急需鼓励，至于批评，呵呵，无人相信。奇怪的是，我却从中更多地感受到一种泛泛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，使得那些人们强撑硬努出来的快乐，在我眼里有些雷同与不自然——是否应该停一停、想一想，我们为何生活？生命又有什么意义？

然而我知这是不可能的。生活的洪流裹挟一切而去，泥沙俱下，却又势不可挡，谁还记得那些散落在人们内心深处难以触摸的疑问，那些私人性的痛苦、无

助、愤怒、孤寂与忧伤？以此为题写作的作家们纷纷凋落，让位于无关乎个人疼痒的大众文化消费——少年春梦、中年情欲、胡编的冒险、神鬼怪异之流。我很想知道由这些杂七杂八的泡沫堆起的轻浮而美好的未来，在明天将会兑现成什么交到我们手中。

2005年开始写《奋斗》，至2007年完成。

它被拍成电视剧并在国内电视台播放，意思是说，我成为了一名大众娱乐提供者。

我写的是一本小说还是一部电视剧呢？我一点也不清楚。

我只知，在漫无边际的人生中，作为个人，多半得奋斗一下。前辈们为了活下去，需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艰苦奋斗。然而情况变了，在目前这个空前美好的时代里，是否不需要艰苦的奋斗呢？而不艰苦的奋斗能否叫做奋斗呢？

写作时，我一直很迷惑，但我仍写下了一些有缺点的主人公们，他们是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辈——表达较为真实的人生仍是我的写作信念，几乎每一个人物我都有一个或几个生活中的原型与之对应，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塑造这样一些人物有何意味？更不知那些生活中琐碎小事儿能否引发别人的兴趣？那些需求之间的矛盾能否构成写作主题？寻找自我能否成为人生目标？最终，我想问一问，人们为何而奋斗呢？

这些都是些问题而不是答案——放眼窗外，我看到白天的北京烟雾腾腾、车水马龙，而夜晚，灯火闪烁、忙碌不息。即使是深夜三点钟，也像是能听到城市疲惫的喘息声，令我感到真切又虚幻。不过，日复一日，似乎一切都运转良好，楼市与股市在涨，路上汽车越来越多，广告牌林立，饭馆人满为患，人们的生活总在继续，我也按时工作，每天写下一段又一段文字。谢天谢地，总算写完了。

也许生活就是那种可以质疑与思索、最终却不得不接受与肯定的东西。而现在，无论是问题与答案，在我这一方，都已完成，该是把一切推给读者的时候了。

石康
2007年9月19日

❀ 烦心事

北京建筑学院是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，但社会好像对它的工作并不是很认可，它把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建筑工程师、前卫设计师变成点头哈腰的房地产销售，把它的给排水专家变成卖卫生洁具的低等导购。在校生学到很多漂亮典雅的建筑观念，毕业后特别想把这些观念用到社会上，可以很社会地说，他们完全是一些理想主义者，而社会却急需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为有产者赢利。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，应界毕业生人心惶惶，大家在学校胡乱学习了一些盖房子的知识，现在，却必须快速突击一些在别人面前更实用的装孙子的知识。

陆涛、高强、华子、向南四个人就是这样的毕业生，他们从毕业前半年就开始找工作，希望有机会服务社会，但社会似乎对他们很失望，他们自己也很失望。

毕业典礼就要开始了，四个人却待在学校的小花园里为高强的事儿唉声叹气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，杨树的叶子一片碧绿，草色青青，蝉声阵阵，有三个穿裙子的女生从他们背后一跳一跳地走过去，消失在不远处的小径尽头。

“要是他们真的不给我学位……”高强沮丧地抬起脸，看着大家，似乎希望从朋友的脸上看到奇迹。

向南把耐克运动裤上蹭的一块污渍用手搓掉，说：“他们不至于这么孙子吧，不就是一次作弊嘛，学校怎么可能毁了你一辈子！”

这话说得够狠，一下子把大学文凭与一生的幸福混为一谈，不过却启发了华子，他长得土帅土帅的，皮肤黑，但有棱角。“他们要是不给，我找人，咱们先礼后兵，据说去年小钟就是这么干的。”

“他怎么干的？”高强立刻抓住了这最后一根稻草。

“他带了一个点心盒子，往校长室一放，管咱们校长要学位，校长当然不给，他忽然从背后抽出一把一尺长的尖刀来，说，‘校长，现在，我这一辈子就攥在您手上了，您要是让我过不去，您想想，您能过得去吗？’”

“后来呢？”向南也添油加醋。

华子受到鼓励，立刻洋洋得意地说下去：“校长开始说，‘把你的东西带回去！我不收礼！’小钟把点心盒子往地上一胡撸，从后腰上抽出一把刀往校长桌子上一扎，说——”

“我问你后来呢？”此刻，心急如焚的高强已来不及听有趣的过程，他最关心的是结果，这结果也许半小时之内就会降临到他头上。

华子神气活现地说下去：“人家小钟现在是工科学士啊！”

向南和陆涛一齐笑了起来。

还是陆涛比较理智，把手上的烟头扔掉：“学校不会像咱们这么考虑问题，他们翻一翻校规，这事儿就决定了，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。”

高强一听就急了：“那我这四年不就白学了？而且，我姨帮我找的那个公司正催我交材料备案呢，没文凭我交什么呀！”

华子再次出主意：“文凭那东西好说，你去西直门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就能在路边买一个假文凭，你想买北大清华的也有。要非咱们这个学校的，我们手上不都有样本儿吗？大不了咱一起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扫描仪、电脑、打印机咱全有，连钱都能做出来，别说一张破文凭啦！”

这话一点也没让高强放宽心，他叫道：“别开玩笑，现在咱们的资料都在网上，人家用人单位都不用给学校打电话，上网一查就全明白了。”

“网上的事儿你找陆涛吧——”华子有点支撑不住了。

天才陆涛一挥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可以改！咱学校那破网的数据库是我大二时候编的，进去改一改数据易如反掌。”

高强不放心地接着问：“那他们要是打电话呢？我看他们的人事部门挺正规的。”

上课铃响了，陆涛说：“甭说这事儿了，一会儿不就出结果了吗？走，回教室去。”

教室里坐满了人，四个人是最后才到，他们鱼贯而入。高强刚坐下，站在讲台上的班主任便一指高强：“高强，去一趟校长室，校长叫你。”

高强站起来，脸色很难看，一步步走出教室，走到门口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大家哄笑。

华子对向南使了一个眼色：“完了。”

陆涛也摇摇头。

走廊里，高强走了几步，站住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烟，点燃，刚抽两口，教普物的周老师甩着一头白发急匆匆地走过来，高强慌忙把手放到背后，叫了一声，“周老师好。”周老师点点头，走了。

高强把烟拿出来，抽了一口，继续走。校长室并不是很远，但在他看来，却像隔着千山万水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逐渐地强烈起来，使得高强在校长室门前直发抖。他伸出手，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高强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



校长的意见

校长刘元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头发有点乱，就像长在椅子上的一簇蘑菇，他看着高强进

来，用手一指：“把门关紧。”

高强回身把门关上，走到校长对面站住，像是一个等待判决的罪犯。

刘元培扬起头，对着空中闻了闻，然后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一股糊味啊？”

高强也闻了闻，忽然，他大叫了起来，用后背撞墙，三下两下把T恤衫脱了，背后被烧了一个大洞，还好，没烧到皮，肯定是刚才躲普物老师时不小心用烟头点着了后背。他用脚踩灭了T恤上的火，然后光着膀子站在校长对面，气氛尴尬而滑稽。

刘校长皱着眉，用他最擅长的官腔儿严厉地问：“高强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对不起，刘校长。”

“我问我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刘校长。”

“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，去，找件上衣穿上再来！”

“刘校长，我就穿了这一件，宿舍的东西早搬回家了。”

刘校长左顾右盼，忽然，他站起来，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块抹布，“刷”地一抖，原来是一件T恤，他交给高强：“穿上！”

高强犹豫了一下，接过来。

班主任最后要说的

教室里，班主任在用慈母般的口吻对同学们讲话：

“一会儿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，带了你们两年，对你们讲的话够多了，你们听没听进去是你们的事儿，今天，我要最后讲两句话。同学们，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了很多东西，学习了八十多门课程，也许这些学习对你们找到的工作来讲，没有什么用处，很多人并没有干他们所学的专业，我要说的是，无论怎么说，这总比没学强吧？至少，你们培养了自己的能力，在以后的工作中——”

华子搭下茬儿：“老师，我就全是自学的！”

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班主任就跟没听见一样继续说，这大概是他们相处最轻松的一节课了：“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你们没有老师的帮助了，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。社会是一所更大的大学，现在你们可能会抱怨老师对你们严厉，但你们记住，无论老师对你们怎么样，都是在帮助你们，对你们的态度是善意的，而社会上的那些老师——怎么说呢？几年以后，当你们在社会上闯得头破血流的时候——”

大家哄笑。

班主任愤世嫉俗地对一班学生指指点点，似乎他说的不是预言而是现实：“当那个时候，当那个时候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老师善意？”

高强的努力

身在校长室的高强，却丝毫没感受到任何善意。刘校长尽管语重心长，但他每吐出一个字，高强就像被钉子钉了一下似的痛苦。

“为了我们学校的办学声誉，为了维持校纪，经校委会讨论，一致通过，凡是在校期间考试作弊的学生，一律不发毕业证书。”

“校长！”高强几乎尖叫起来。

“高强，你听我说下去，制度总归是制度，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学生，而改变我们的制度，那么学校如何办得下去呢？如果所有学生考试都作弊，那么我们如何向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呢？”

“可您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呀！”高强几乎哭出来，事实上，他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

“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也很痛苦，我们决定，不把处分单放入你的档案。”

“可是，我愿意通过参加补考改正我的错误，如果我没有考过，那我自认倒霉——”

“你要是不作弊，当然可以补考，那是你的能力问题。不会，可以学嘛，跟不上，可以加班加点，请老师做课外辅导，但作弊就是另一回事了，那是品质问题。”

“刘校长，我错了，我求您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，我大学四年不能白上啊——”

刘校长的声音像是浮在半空：“决定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，是校委会根据校规校纪作出的，是根据国家教委——”

高强在摇晃，校长在他眼里越来越模糊，他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校长拿出一支烟点燃的工夫，“咕咚”一声，穿着抹布T恤的高强昏倒了。

刘校长没有丝毫的慌乱，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兵心里说道：现在的大学生也太脆弱了，要是把他们送到战场上，敌人不费一弹，只用高音喇叭对他们喊不给文凭，他们就给你来个咕咚，这仗还怎么打啊？

毕业典礼

毕业典礼时，陆涛、华子和向南三个人心系高强，他们发了很多手机短信。

典礼一结束，他们在校园里找来找去，向认识的同学们打听有没有看见高强。

华子找得最急，他和高强最好，他跑来跑去，他去了高强可能去的任何地方，他急匆匆的，都忘了用班主任的话讽刺陆涛——“我们这个班，出了一名真正的优等生。我教了二十年书，你是第一个，陆涛——同学们，陆涛除了完全合格地完成了所有课业，陆涛还帮助学校建立了一套电脑管理系统；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、物理大赛，取得过优异成绩；在全国大学生辩论大赛上，他力克外校，使本校得以进入前四名。此外，他还担任过我校学生会副主席，青青文学社的副社长，旱冰协会的会长，物理小组的组长，这些都是他长期担任的；短期的，我就不提了。他的学业也创我校历年最好水平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他每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95分，领先第二名近10分，这些都是用勤奋和汗水换来的呀！”

华子想这么纠正：“老师，您错了，陆涛什么都得第一只因为他是小天才，这是用好几辈子狗屎运换来的！”

高强

高强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他难过地站在楼上，穿着那件皱巴巴的T恤，而不是像大家一样的学士服。那学士服看起来很傻，但因人手一件而显得不傻，傻的是他，是被排除在外的他。

透过窗户，高强看着楼下的一切，毕业典礼啦，熟悉的老师与同学啦，操场啦，树啦……他意识到，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喜欢这一切，但这一切却是有所保留地喜欢他，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与屈辱，他没有得到文凭，他流出泪水。

高强来到游戏厅，坐在角落里玩CS，他把自己想象成孤独杀手，一枪爆头，他很成功，只是还没来得及陶醉在成功里，突然，电脑一下子灭了，灯也灭了，游戏厅陷入一片黑暗。高强的心一下子紧缩成一团，浑身僵硬，感到了一种突然袭来的孤独与恐惧，就像被别人一枪命中，又像是发现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游戏厅的老板出来：“抱歉，抱歉，停电了——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——”

如同被谁推了一把，高强一脚踢开椅子，突然大声叫起来：“怎么停电了，怎么停电了！他妈的怎么停电了！”

愤怒吞没了他。

从游戏厅出来，高强感到一阵阵麻木，他拿出手机，打开，不出所料，上面写满了死党发来的短信息。

向南说：“高强，你在哪儿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”

米莱说：“干吗呐！”

“高强，我是华子，有美女发你，快显形儿。”

陆涛说：“高强，有事随时打我电话。”

“我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。”高强想，他为自己的想法愣了一下，四周看看，把手机关了。他有些迷惑地看着眼前人来人往，然后他站起来，梦游似的往前走去，他只想这么走下去。

但高强发现自己还是走回了家，在楼道里，他感到浑身发软，就坐在楼梯上抽烟，最后一支烟。邻居赵叔叔扛着自行车上来，高强只好站起来，把烟藏背后叫“赵叔叔”。

“呦，高强啊，怎么站这儿啊，毕业了吧，找着工作了吗？”赵叔叔用客套话往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。

高强点点头，支支吾吾，腾开地方，让赵叔叔把车搬上去。



最后的家

还是回家吧。

也许家里会好一些，高强上楼，来到家门口，拿钥匙开门。

楼上“当当当”一阵脚步声，一个精干的老太太快速走下来。

“刘大妈。”高强顺嘴说，心里叫的却是“老巫婆儿”。

“哎，高强，正要上你们家去呢，两件事儿，第一件，你们家电费要拖到什么时候？这楼里就差你们家了。”刘大妈大喊大叫道。

高强争辩：“我们电表不是有问题嘛，我爸说还要跟居委会协商。”

刘大妈才不屑于跟他讨论这种问题呢：“第二件，你们家门口儿这破柜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搬走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妨碍人家搬东西，跟你爸妈说说，这老东西叫人收走算了，到时候消防部门

下来发一张罚款单儿你们家又不干！”

高强又接了一句：“上星期天我在楼下找了一收旧家具的，不要钱叫他白拉走，人家还不收。”

“反正我是通知你们家了啊，就这么两件事儿！”

刘大妈当然不会听他的话，她只是语重心长地把要说的话说完，接着，她便风风火火地冲向下一层楼，那里传来她的敲门声：“焦启刚，焦启刚，老焦，哎，姓焦的，开门，开门，我刘大妈！”

高强一开门，正和他爸撞了个满怀。

“是不是刘大妈？那电表的事儿问得怎么样了？不是电表坏了，就是这楼有人偷电，我们怎么使也不可能一个月一百多个字儿！”高强爸的嗓门儿比刘大妈还大。

“我刚听见刘大妈在楼下老焦家。”

高强说完便进了家门，坐在门厅的沙发里。

“学校给文凭吗？”高强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。

高强摇摇头。

高强妈长叹一声：“那你老姨那儿我得说一声，没文凭，老姨怎么使劲儿也不行，她们公司管人事的那个张四包儿可刁了。你们学校怎么这样呀，咱送张四包儿那一千多块钱的东西全打了水漂儿了。”

这时，楼下传来高强爸和刘大妈的吵架声，声音大得要命。

“我一猜你爸就得跟人吵起来，他今儿一股子邪火儿——”高强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高强问的时候，心里一点也不想知道答案。

“还不是股票！赔了两万多，你二大爷叫他还钱，说要买房用，你吃完饭去网吧上网查查，看看现在割肉成不成？”

高强点点头，走到饮水机边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，坐到饭桌边儿上。

高强妈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把一盘刚炒好的豆角儿往高强面前一放，长叹一声，坐到沙发上，伸手把电视开了。

高强感到压抑，在家里，从来就好像没有谁能对事情，而今天则显得格外垂头丧气，他从筷子筒里拿出两支筷子，在两盘子剩菜里扒拉来扒拉去。

高强爸回来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
“吃完东西吧，一会儿去网吧帮我查查——今天的证券报卖完了，晚报也卖完了，真是中了邪了！”他的声音既不满又无奈。

“算了，割肉就割肉吧，做买卖哪儿有只赚不赔的？”

“你懂个屁！就是割了肉，咱们也还不上！要能还上，我早就割了，我一辈子从来没借过钱，就这么一回！要不是他们买电视的时候向我们借过四千多，我才不会向他们伸手呢！”

“谁让你听那瞎子的话呢，去了趟盲按就五万五万地买股票，还借钱买，真想不通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王老五自己就投了二十万，人家庄家天天上他那儿按摩，说最多一个月，保证翻番儿。唉，这世道，谁的话都不能信。”

高强爸说完便去了洗手间，高强和高强妈相互看了一眼，高强妈正要小声对高强说什么，高强爸的声音传来：“高强，你文凭拿着了吗？”

高强妈冲高强摇手，叫他不要说。

“学校不给。”高强用自己所能知道的最小的声音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去找了校长，校长拿校规跟我说事儿！”高强的声音大了一点。

高强爸出来，一脸烦躁：“要不咱去家里找一趟你们校长，再跟他说说？”

“说也没用，他一推六二五，说是校委会决定的。”

“那你的工作不就完了？你老姨为这事儿忙了好几个月，咱们怎么向她交代？给张四包儿的送礼钱咱还没给你老姨！”

这种指责方式，高强早听腻了，说来说去，全是他的错儿，可他又怎么样？今天的心情真是太坏了，高强压住自己的怒火，烦躁地站起来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。

门“哐当”一声开了，高强爸出现在门口：“我跟你说话呢！”

高强忍不住了，他想骂人，他想喊，他终于喊了出来：“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在网上已经发了好几百份求职简历了。现在大学毕业就是失业，连一个月八百的活儿都一堆人抢着干，你让我怎么着？”

说完，高强便快步走到阳台上，他必须透一口气，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。

高强爸也跟到阳台上，他的身影投到高强身上，把高强罩在阴影里。

“高强，你真不争气，叫你提前找工作，你天天泡网吧，偷家里的钱去买五百多的CS鼠标垫儿，你妈和我为你的事儿天天觑着老脸去求你老姨，你，你大学四年都干什么啦？除了穿韩国裤玩游戏你还干了什么，我和你妈一下岗工人能怎么样？你想想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”

“爸，你别说了！”

高强受不了，他从阳台上往外挤，想找一个只有自己的地方待一会儿，高强爸却挡着他。

“你让我走。”高强的声音像是哀求。

“今儿你把话说清楚再走！”

“你真不让我走？”

高强爸的眼泪下来了：“我，我，我——人有脸，树有皮，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，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呀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和你妈以后怎么办呢！”

“你让我出去！”高强提高声调，他只想走，哪怕是离开这个家，再也不回来。

高强爸忽然抽了高强一个嘴巴子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混蛋！”

高强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爸，眼泪也下来了。

“你真不让我出去？”高强从眼泪后面看到扭曲的父亲，他只问他这么一个问题，现在，他只关心这个问题。

“你给我保证，以后要好好学习，好好——”又是老调儿重调！

高强忽然惨笑一声：“爸，我保证，我保证，你别逼我了！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们了！”

说罢，高强忽然一转身，纵身一跃，从阳台上跳了出去。

半天，才听到下面“咚”的一声，声音像是来自遥远而坚硬的碰撞。

❀ 追悼会

这里是殡仪馆的一个被租下的小礼堂，这是清晨，高强的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。

现在，高强躺在棺材里，身体四周铺满鲜花，屋子里的墙边放满了花圈，棺材四周站满了带着黑纱的人，他们都与高强有点关系。无论是人还是物，都显得有点简陋，这简陋叫人联想到一种装腔作势，似乎什么什么都是假惺惺的。

陆涛、华子、向南、米莱、高强的班主任也在其中。

高强妈拿着一张纸一边哭一边读悼词：“高强，生于1978年12月24日，男，从小聪明好学，乐于助人，尊老爱幼，品质优秀。1985年升入左安门一小就读，在校期间，担任过副班长、学习委员，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。1990年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——北京第七十五中学，六年里，深得家长老师的表扬，曾获得中学生作文比赛三等奖，三次被评为中学生发明奖的先进个人，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建筑学院九六级建筑系，并在大学二年级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，被评为优秀团员。高强于20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，被北京建筑学院追认为工科学士，同年六月，在家中遇意外身亡。高强的死，是高强一家的重大损失。高强生前，深得老师、家长、亲友、同学的喜爱，他性格内向，却十分关心别人，理想远大，学习努力，经常做功课到深夜——”

陆涛、华子、向南相视一眼，忍不住笑，米莱也被传染了，笑起来。开始是小声笑，后来完全成了控制不住的笑，他们不能笑出声，只好满脸通红，浑身颤抖，为了不引起指责，他们不时背过身去。班主任怒视他们一眼，陆涛猛踢华子一脚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，他们还是想笑。

最后，班主任一挥手，连米莱在内，四个人不得不走了出去。

屋外，向南拉住华子：“华子，你笑什么笑，真缺德！”

“是你先笑的，向南！”陆涛小声说。

华子左右看看，见班主任没有跟出来，于是提高声调：“这悼词是谁写的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，高强什么时候做功课到深夜了？应该写——向华子借钱玩CS到深夜！”

米莱打了陆涛一下：“哎哎哎，你们三个人也太烂泥糊不上墙了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所，我刚刚还哭着，都被你们给逗笑了。”

“我是实在忍不住了，高强她妈平时不这样啊。”陆涛说。

“他爸也是，站边上就得了吧，还给他妈擦眼泪，擦完还给自己擦，咱上他们家去，他爸成天对他妈怒吼！”华子帮腔儿。

“还净摔不值钱的东西，太假了，真受不了！”向南接一句。

米莱看了三个人一眼：“我去看看里面怎么样了？”

米莱跑到门口，往里看。

只见各位来宾正在向遗体告别，亲属走在最前面，绕成一个圆圈。

高强妈走在第一个，她扑到高强的遗体上号啕痛哭起来，其他人就等在后面。

高强妈一边哭一边叫喊：“强子，你走啦，妈就你这么个儿子，你叫妈可怎么活啊！我不想活啦，我不想活啦！”

高强爸一手拉住高强妈，跟着哭道：“高强，爸对不起你啊，爸不该做股票啊！”

米莱看得目瞪口呆，直吐舌头。

陆涛远远地看米莱，打手势问怎么样了，米莱摇摇头，作出哭的样子。

“那边开始大哭了。”陆涛说。

华子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——最——怕这种——场面——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班主任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，一边匆匆赶过来，米莱跟在后面。

“叫我怎么说你们啊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！人家请我们来——快给我严肃点，回去！该跟遗体告别了，记住，这是最后一面了。”班主任气势汹汹地说。

四个人咬咬牙根儿，低下头，一个跟着一个，走向小礼堂，一路上迎着哭着出来的来宾们。



他们的悼词

小礼堂内空了。

司仪对着一个工作人员直叫：“快点，把挽联换一下，八点半下一拨就进来。”

四个同学依次在高强的遗体旁站好。

司仪一回头看见了他们，叫道：“你们快点啊。”

陆涛回嘴：“请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？我们有话对他说。”

司仪要张嘴说什么，迎面看到华子直勾勾的眼睛，于是，叫了一声正要从花圈上往下撕挽联的工作人员，一低头走了出去。

米莱把门关上。

四个人站成一堆儿，每个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包儿打开，里面是一套玩CS的专用工具：鼠标、鼠标垫、听声辨位耳机和键盘，他们依次放在高强边上。

向南轻声说：“高强，真没想到你会那么想不开，都是我们的错儿，我们太自私了，要是那时能找一找你，一起吃顿饭，也许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”

米莱说：“高强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为了你，我们决定再也不玩CS啦。没有你，我们团队就没有灵魂。”

陆涛说：“高强，没想到你那么压抑，为什么不跟朋友们说一声呢？我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最后悔，就是传给你纸条被抓住。我真希望处罚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我要这文凭一点用也没有。告诉我，怎么才能补救这件事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犯罪都行！”

冲动的陆涛忍不住趴在高强身上哭了，他感到了高强僵硬的身体，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身体。不，那不是身体，不是生命，而是物质。陆涛感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惊恐，原来生命与物质的距离是如此接近，但只在片刻间，那惊恐便被悲伤湮没了，他继续哭。

要不是华子把陆涛拉起来，陆涛还会哭一会儿，他想哭，就是想哭。现在，他收住哭声，站到一边，他知道，华子也有话对高强说，他们俩关系最好。

“高强，我是华子，华子。我想起，在战斗的时候，你总是那么大公无私，从来不穿防弹服，为的是省下钱让我穿。我记得这所有的一切，还有我没说出的一切，没有你，我怎么办？你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人，我最好的朋友。

“只有我们知道，你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，你玩什么都玩得那么好，围棋第一，业余三段也下不过你；拖拉机第一，谁跟你坐对家谁赢；打麻将就更不用提了，有你在，我们输得少就已经很满足了；台球我们每人都被你打过七星。其实我最佩服你的是CS，《反恐精英》你是最先从网吧学会的，再手把手教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我们当中只有你可能成为世界级的顶尖高手，击败最好的团队，SK，3D，都不在话下。上次比赛对清华第一

局，我们四个人都完蛋了，你一对四，却把他们全杀了，只有世界顶尖高手才有这水平。只有我知道你的理想，你的实力。我知道，你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没有钱买一个听声辨位耳机，你老对我说，那耳机套在头上捂得慌，不爱用。你和我们玩当然不爱用，因为你就用网吧破鼠标也能赢我们，可有了耳机，你甩枪爆头的成功率就能到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你自尊心总是那么强。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你过生日，我送你耳机当生日礼物，你没要，我当圣诞礼物送给你，你还不要。下午我们在网吧，你依然打得像平时那么英勇，我们打败了计院那个假强队，你说那才是你的生日礼物。我记得我们得胜后一起在街边吃羊肉串，你特别高兴，因为关键时刻又是你，总是你，把我们大家解救。我真后悔那次全国大赛的预赛，我们花了钱，报了名，却不好好练习，比赛时四个人拖累了你一个，如果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也许你早就成为职业选手了，现在连南韩小跑都开上了。那次你狙击三个敌人，打得他们头也抬不起来，只是乱跑，最后你消灭了他们，谁都以为我们赢了，你已开始向天上鸣枪庆祝胜利，但最后我们还是输了，是我没完成任务。在关键时刻，我发现自己的钱花光了，竟买不起拆包器——可你事后却一点没有责怪我，要是那一次我们成功了，说不定会成为全国冠军——因为当时的清华是最强的——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一件事。”

华子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，华子在对高强说话之前，没想到自己会哭泣，但他还是哭了，那是青春之泪，苦涩、充沛、源源不断、滔滔不绝，像是发泄，又像是——愤怒。

是的，是愤怒。

那是一种苦闷而简单的青春逻辑，仿佛是对着冥冥中发出质问：既然让生命存在，为何会有死亡？既然有死亡，为何又要有生命？

现在，四张脸上都流下了泪水，有点不知羞耻，有点破罐破摔，有点肆无忌惮，反正就是这么一回。

四双手握在一起。

照例由陆涛说最后的话：“今天是六月三号，CS团队，‘风中狂沙’解散了，高强，我们以此纪念你。我们不再玩游戏了，因为一玩我们就想起你——高强，我们毕业了，我们要工作了，每一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把我们遇到的事情讲给你听，免得你在那一边觉得寂寞，我希望你依然认为我们是你的朋友。我现在脑子突然乱了，以前从没想过自己的一生有何价值，要如何度过，只是追时髦，玩酷，以为是有性格，但谁也没有你酷，你说死就死了，都不跟我们告别一声，你是我们当中最了不起的人，谁也没有你有性格，谁也没有你酷——你的死突然提醒我，生命原来是这么脆弱，死亡和我们如此接近。我要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如何度过我的一生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一死，忽然让我觉得原来所有的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，除非你让我知道，你为什么离大家而去？现在我最怕路过网吧，因为那里到处是你的声音，我听见你在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向右，叫我向左，叫我冲——而现在，在我心里，全世界所有的显示器都熄灭了，再也没有CS，再也没有你——”

陆涛捂住脸，说不下去了。

“走！”华子说，他不想再哭了，他哭够了，心里堵得慌，喉咙里难受，如同头被按在水里，他想出去透透气。

四个人一起往外走，一直走到院子里，他们看到参加追悼会的人在相互谈笑，看到天空，以及陆续进到院子的陌生人，还看到别的丧葬队伍，一排排停在停车场的新款汽车，抽

着烟的司机，看到几个扎在一堆儿抱头痛哭的人。院子中央，有几个在打闹的小孩子，他们在用黑纱相互投掷，在奔跑。他们对死亡一点也不了解，他们是更幼稚的生命，只有新奇与欢笑，哪里都是他们的游乐场。

然而正在走的四个人却是迷茫的。

在他们身后，高强将被熊熊烈火化为灰烬。最难以被接受的情况发生了，人们对待死亡的仪式也被他们看到了，例行公事般的滑稽与困惑，而他们呢，他们离开高强，他们都知道这一回是永远地离开。他们走出殡仪馆，却步入迷茫之中。



回声

陆涛决心忘掉高强死去这件事，但他一星期后仍未做到。他是个敏感的人，他从高强的死中，察觉到了一个令他极不舒服的问题，“活着，然后死去，可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这问题令他困惑，而这困惑又很难对别人讲清，现在，他就坐在书桌前发愣，旁边的电脑显示器里闪着奇怪的屏保图形。

也不知愣了多久，陆涛换坐。后面是两架顶到天花板的书架，陆涛坐在书架前面的地板上，书架里面放满了书。此外，他的前后左右都是书，书像是从书架里流出来，倾泻在房间的所有角落，这是他最近几天疯狂翻阅的。他忽然很想知道，生命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。但令他失望的是，对于这个问题，书里竟没有答案。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头脑中盘旋：难道，难道人们竟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难道所有活着的人，都没想过什么是活着吗？

女朋友米莱的叫声传来：“陆涛，陆涛，陆涛。”

陆涛抬头，米莱走进来，蹲在陆涛身边，然后抱住他。

一刹那间，陆涛觉得米莱是如此亲切，她的手是那么温柔。又一刹那，他觉得米莱陌生，又碍事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，走吧，快晚了，是不是叫我等你化完妆再走？”米莱笑咪咪地说，并且用手亲热地胡撸陆涛的脑袋。

陆涛看了她一眼，低下头。

“怎么了？你最近怎么老发愣啊？你在想什么呢？”米莱不笑了，她问他。

陆涛茫然地看了一眼米莱，半天才说：“我在想我的前途。”

“咱这不是正要去谈你的前途吗？起来，该走了，我爸可是个大忙人，他可难得说要见一见谁。走吧——”米莱拉陆涛，没有拉动，米莱再次蹲在陆涛身边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说的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前途。”

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叫米莱急了，她猛揪了一下陆涛的头发：“哟——求你别这么说话，我可受不了。我就是要跟你一个前途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听见没有？”

陆涛看着米莱。

米莱用手拍拍他的脸，又用双手抓住陆涛的脑袋晃了晃：“我就要跟你在一起，听见没有？”

陆涛抱过米莱，两人接吻。

陆涛站起来，往外走，米莱跟着，顺手从门口衣架上拿起一件新的亚麻西装追陆涛：“你等等，穿这一件，穿这一件，你那片抹布早该扔了。你看看，都让你给穿硬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家偷练铁布衫呢！”

陆涛一边换衣服，一边往外走，米莱在后跟着，从自己包里拿出香水往陆涛身上喷。喷完还趴在陆涛身上闻。

“我还不是为你好！真香，真香，帅哥你真香，把我这样的美女都熏得神魂颠倒的——哈哈哈哈哈——”

米莱的笑声忽然叫陆涛感到安慰，这是一种习惯依恋。他们已经好了三年了，他们也许会永远好下去，生活就是这样。

出租车快到米莱家时，米莱仍抱着陆涛：“亲我一下，亲我一下嘛，一会儿到我们家就亲不着了。”

她总是要他亲她，这是她唯一的爱好。

他亲了她。出租车在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前停住，米莱家就在里面。

保安过来，米莱探出头，拿出一张小区卡后，出租车被放行了。

“你们家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，是里面住的坏人多，还是外面住的坏人多？啊？”陆涛酸溜溜地说。

米莱抱住陆涛猛亲了一口：“岗哨多，是怕你夜里从我们家把我抢走！”说完又看陆涛，不放心地接上一句，“我们家这小区就叫特洛伊，想想我是谁？”

“木马病毒！”

“美女海伦！”

“好吧，海伦就海伦。”

米莱笑了。

“不过你后来是被抢走的还是主动私奔的？”

米莱笑得更开心了：“你以后要是对我好，我就被抢走；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就私奔。”

陆涛斜了米莱一眼：“别吹牛了。”

米莱再次抱住陆涛：“我是在吹牛，我一分钟也离不开你，我完全被你迷住了。”

米莱说的是真的。



陆涛的问题

米莱的父亲米立熊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他用二十年的时间挣了一万个普通人用同样时间挣的钱。对此，他有个答案，这个答案他一见面就对陆涛说了：“很简单，因为我雇了几万人帮我挣钱。”

对于陆涛，女儿的男朋友，他有点看法，不，他有很多看法！他绝不会喜欢陆涛，他只喜欢女儿米莱，尽心尽力地养她到二十岁，叫他生气的是，一个小年轻儿只用了几天便代替了他的位置。女儿依赖男朋友，说男朋友好，给男朋友打电话、发短信息，花他的钱让她男朋友快乐，这让他私下里觉得极不合理，他有一阵儿几乎有点不喜欢女儿了。他更不喜欢女儿这位天天挂在嘴边儿的男朋友，他其实是嫉妒他，但他对他也很好奇，因为他没见过他。现在，这个叫陆涛的小年轻就坐在他对面，白白净净，长得挺顺眼，与他的想象有差距，他宁愿他长得獐头鼠目，他当然不会，可是，可是，该怎么说呢？女儿带着他，是来请求他的帮助的，他当然要伸一伸手，不过，在伸手之前，他要看一看他是什么人。